

旗帜

——共产党人在辽宁

李松涛 王鸣久 著
辽海出版社

序　　言

张锡林

《旗帜——共产党人在辽宁》一书即将付梓，这是由李松涛、王鸣久同志精心执笔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的献礼作品。作者用生动凝炼、感人至深的笔触向读者介绍了 80 年来生活、工作和战斗在辽宁这块黑土地上的 15 位杰出共产党人。这本书堪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辽宁革命史、创业史的缩影，是颇具教育意义和可读性的一个好读本。

列宁曾经说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是一条长河，由昨天流向今天，流向明天。历史是昨天的今天，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本书用 15 位烈士、英雄、先进典型告诉今天的人们怎样用生命、智慧和奋斗去写个人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和党的历史。吴樾在《与妻书》中曾经凛然写道：“人之生死亦大矣哉！盖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可以生则生，可以死则死，此之谓知命，此之谓英雄。昧昧者何能焉？生不知其所以生，死不知其所以死……”这段话为 15 位英雄的理想、信念、气节，为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了恰当的注脚，它让人们反思，人生与死，不能做一个

“昧昧者”，要去解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去探索人生的真谛。英雄们的壮举和业绩，告诉今天和未来的人们，什么是理想？怎样为理想而奋斗。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需要远大的理想，这种精神和理想，既是先辈和英雄宝贵精神财富的延伸、继承和光大，又有时代赋予的新的内涵。在当代共产党人的身上，既要继承先辈“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献身精神，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努力奋斗这“三原色”。更要脚踏实地地去学习和实践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是当代共产党人对英雄开创的事业、崇高的精神最好的继承。

逝者如斯夫。8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非常短暂的，但这80年，却是具有不寻常意义的80年。这8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80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80年，中国共产党人摸索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这80年，以15位烈士和英雄为代表的奋战在辽宁黑土地上的人们与许许多多杰出的共产党人一道谱写了一首高亢的赞歌，他们既是辽宁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共和国的骄傲，他们绽放的精神之花将使新世纪的辽宁更加美好。

古人说，“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语者，人之文也”，我们要补充一句的是“英雄者，史之文也”。

没有英雄的历史是黯淡无光的历史，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每个时代的英雄都有每个时代的艰辛。当前辽宁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如何用英雄的精神去滋养我们的理想、信念，并为辽宁的“高起点开局、跨越式发展”而奋斗，这是辽宁广大干部群众都要认真回答的一份答卷。我相信，本书是会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因为人生的理想需要理想的人生去哺育。

2001年6月

目 录

序言	1
冻土地上的播火者	
——辽宁第一个党支部创始人欧阳强	1
矢志只为主义真	
——中共奉天市委第一任书记任国桢	13
地火燃烧的岁月	
——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陈为人	28
带镣长歌的囚徒	
——杨一辰同志在狱中	39
怒发冲冠的最先一吼	
——著名抗日将领黄显声将军	51
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抗日英雄杨靖宇	65
一位将军的几个镜头	
——炮兵司令员朱瑞	84
在大决战中呼啸行进	
——战斗英雄梁士英	96

她，曾是一个“男兵”

——“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108

为新中国栽植一腔大爱

——工业战线老英雄孟泰 121

他对助人为乐着迷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134

用生命点燃真理之灯

——捍卫真理的英雄张志新 147

永不变色的红纤维

——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张鸣岐 155

他的梦，海洋般辽阔与深邃

——“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 165

烛 光

——人民的好校长包全杰 173

后记：同志，请记住！ 185

冻土地上的播火者

——辽宁第一个党支部创始人欧阳强

你准备好了么？好，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走进近百年来中国革命那交织着铁与火、血与泪、生与死的历史流程，走进中华民族昨天的记忆。我们的祖国，在人类的第二个世纪里，她的百年风云、百年沧桑、百年涅槃，构成了一个需要不断深入的时间隧道，在这个时间隧道里，我们将执灯而行，去触摸历史的灵魂和它的体温，并再度认识那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笑貌音容。



1840 年之后的中国，因清王朝的专制蒙昧，腐朽僵化，在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屡屡挨打，饱受列强欺凌宰割。从 1842 年至 1919 年的 77 年



间，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多达 709 个，割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总计赔款达 19.5 亿两白银。积贫积弱，创伤累累，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地域之广大，如此任人宰割践踏，遭受屈辱，这激起了全国人民持续不断的抗争。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政体，但“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毛泽东）。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劳苦大众仍陷在深重苦难之中。为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挣脱出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们，艰苦探索，寻求各种救国图强之道。随着西方“民主、科学”思潮的进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五四”运动犹如东方睡狮的一声怒吼，宣告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而马列主义的传播，十月革命的成功，更催动了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19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作为呼之欲出的历史领路人，以日出般的生机和活力，登上中国社会政治舞台，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也由此踏上一个艰难曲折、风雨如歌的漫漫征程。

历史的严冬中，一缕缕春的风信在寒意料峭里由南向北渗透。关外，处于奉系军阀统治和日本殖民者盘剥下的辽宁，在黑暗与苦寒中，闪现出邓中夏、李震瀛、陈为人、高子升、关向应等一批革命播火者的身影。

欧阳强，就是其中的一位。

种进心灵的种子

欧阳强出生那年，恰值中日甲午海战爆发。身为归国华侨的父母，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麻子村的一个青砖屋里，为这新生儿起了一个意义深长的名字“强”，字效暖，号翰生。少年时的欧阳强，聪明好学，性格倔强。因不甘当地一个豪绅的欺凌，而在 19 岁时远走河北唐山，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当学徒工。随后，历史的偶然一次安排，使他接触了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那是 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亚非三洲打得硝烟滚滚，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二虎相争，导致 33 个国家参战，15 亿人卷入其中。作为协约国的一方，北洋政府抽调一批技术工人到欧洲参战，欧阳强作为其中一员奔赴炮声隆隆的欧洲战场。在英国，他看到在这个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原始资本积累的血腥仍在继续。大烟囱浓烟滚滚，工厂里机器轰鸣，一无所有的英国工人兄弟们和中国工人一样，手脸苍黑，日夜劳作，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挣着微薄工资，被资本家榨取着一滴滴血汗。在法国，他看到觉醒的工人和市民们为了争取民主与自由，臂膀挽着臂膀走上街头，罢工，罢市，游行，示威，各种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讲演、集会、传单到处可见，工人阶级为争得自己的权利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斗争。在这块洒着巴黎公社社员鲜血的土地上，他最初听到了《国际歌》那震撼人心的旋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作为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人，尽管欧阳强还无法听懂欧仁·鲍狄埃的全部歌词，还无法理解“英特纳雄耐尔”的深刻含义，但他却像在茫茫黑夜中的一个徘徊者，看到了一簇鲜亮美丽的理想火焰，这簇火焰，吸引着他去以身相许。而在俄国，他亲眼看到了十月革命的炮火是怎样摧毁了旧统治者的黑暗堡垒，站在旧国家机器的废墟上，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们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扬眉吐气……

大胡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个叫人热血激荡的幽灵，就这样在不经意之间，将一粒共产主义的种子，播在了一个中国青年的心上。

点亮第一盏灯火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高度重视工人工作和工人运动，在以邓中夏为书记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震惊海内外，使北洋军阀政府心惊胆战，这充分展示了我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巨大力量和勃勃朝气。而1920年从欧洲回到唐山制造厂的欧阳强，更是如鱼得水，以出色的表现站立于工人运动的潮头。1923年1月，饱经锻炼和考验的欧阳强经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邓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二七”惨案的发生和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党把战略目光投向更广大的区域和持久的思想组织建设之中。连接关内关外的北宁路是东北的一条重要铁路线，沟帮子作为锦州机务段的所在地，聚集着几百名工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党开展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开荒拓土，责任重大，要在荆棘丛中走出一条路来，确实需要一位有崇高理想、有坚强韧性、有实干精神的青年英才。邓培看中了欧阳强。唐山地委决定派他到关外去做革命的拓荒工作。临行前，邓培满怀希冀地对欧阳强说：“奉天是奉系军阀的老巢，到处都有日本殖民者的势力，张作霖和日本人都极端仇视革命，你到那里去开展工作，将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但你一定要依靠工人兄弟们，在那里扎下我们党的根须！”欧阳强目光炯炯，他望定邓培，郑重答道：“我明白，请党放心！”

欧阳强携妻子来到锦州机务段当钳工，住在沟帮子铁路工人宿舍区里。不几日，铁路工友们就对这位操广东口音的钳工师傅有了好感。他身材精干，两眼有神，对人和蔼而亲切。在车间里，活儿干得又利索又精到，忙完自己的就帮别人琢磨工件，研究技术；下班了，他走家串户，嘘寒问暖，抽着关东蛤蟆烟，喝着大碗白开水，和工人兄弟们一起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的斗争信心。有一个小工友被监工欺负



了，他领着工人去评理；有一位老师傅腿摔伤了，他送去家里仅有的半袋玉米面和一包糖；他妻子也经常帮助独身工人洗衣拆被，送米送柴……像春雨润物，像拾薪聚火，广大工友渐渐视他们为知冷知热知心的亲人，亲热地称他们为“欧阳大哥”、“欧阳大嫂”，有话跟他说，有苦跟他讲。夜夜秘密聚会中，那浸透辛酸血泪的《劳工歌》，那红色苏联的故事，更是在每个工友心头开启了一扇洒满星光的窗子。

欧阳强在唐山地委领导下，经过近一年的辛勤工作，先后发展了9名党员，建立了秘密工会和党小组。1924年上半年的一个静夜，在一座矮矮的小砖房里，九张严肃而激动的脸紧紧围绕着一盏煤油灯火，欧阳强郑重宣布：中共沟帮子党支部成立。九名党员一致选举欧阳强为党支部书记。

在寒凝大地的辽宁，第一个党组织秘密诞生了。这颗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诞生得是那样的悄然，又是那样的意义深远；显得那样的细小稚嫩，又是那样的充满了巨大生机。作为星星之火的撒播，这个“第一”，是辽宁革命史里无数个“第一”的必然延续和开始——

1919年，大连出现第一份传播十月革命消息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报纸《泰东日报》；

1920年，大连建立了第一个社会进步团体“大连中华青年会”；

1921年，高子升、阎宝航等进步青年在沈阳成立第一个马列主义学习组织“星期三会”；

1923年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青年会干事郭纲从广州第一次带进辽宁，以及《列宁传》《社会主义史》

等革命书刊；

1923年冬，大连成立第一个大型工会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会员达4000余人；

1924年，“星期三会”改为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

无数个“第一”凝结成历史的生长点，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辽宁省的党员名册上已有307万中共党员，并17万个基层党支部时，我们怎能不感慨万端地说：千里之行，始于跬步；万里长河，发于点滴。我们今天所有的枝繁叶茂，果满枝头，都根源于那第一颗萌芽。

这是奴隶的吼声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东北易帜，这一系列深刻影响着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无不验证着社会改造的沉重和历史前进的艰难。而土匪起家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自视为“乱世枭雄”，在多年处心积虑的经营之后，政治野心随着军事实力屡屡膨胀，他不甘心只做一个偏安一隅的“东北王”，伸手入关，企图攫取更大的国家权力和政治经济利益。一方面，他穷兵黩武，先后参与军阀大战、武装对抗革命军北伐，最后登上了北京军政府的宝座；另一方面，他在东北大肆扩充兵力，增加税收，兼并土地，滥发纸币，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日益腐化的官僚机构。疯狂的榨取和盘剥，使东北人民愈来愈陷入贫困之中。欧阳强看到：当时的铁路工人工资极

低，小工每天只挣四角钱，仅够买半升棒子面，而劳动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物价、粮价不断上涨，日常生活苦不堪言。很多人家没钱买布，只好拣日本人的小酒袋子，围在身上当裤子穿，寒冬腊月，冰天雪地，穷孩子光着黑脚丫子到处跑，冻得长疮流脓，更是随处可见……经济收入和工人生活息息相关，“有衣穿，有饭吃”，这样的口号往往最深入人心，最有十指攥成拳的凝聚力。作为共产党员，最不能坐视的就是老百姓的苦难，欧阳强曾屡屡带领工人举行罢工斗争，迫使铁路当局改善工人待遇。

1929年8月，针对工人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劣，全国铁路总工会决定制定“北宁路罢工运动计划”，动员全路工人掀起“争花红”斗争。所谓“花红”，是当时铁路当局的一个骗人把戏，就是规定北宁路本年内盈利超过1000万元，在年终给每个工人加发一个月工资，俗称年关“花红”。应该说，这是工人们辛劳一年的血汗钱，但铁路当局却连年不予兑现，非但扣住1926、1927两年“花红”不发，连1929年的工资也欠发一个月。中共满洲省委对这次罢工相当重视，省委书记刘少奇、工运负责人杨一辰等同志亲自来到沟帮子，和欧阳强一起研究情况，制定行动方案，并联合锦州、彰武、大虎山、营口站段的工人组织共同行动。

1930年1月初的一天清晨，寒风凛冽，冬树萧疏，上百名铁路工人放下工具，走下岗位，从四面八方赶来，把段长郭忠汉的公事房团团包围，在欧阳强带领下，“立即补发‘花红’”、“要求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补助取暖煤，给工人一条活路！”等口号卷着熊熊怒火一浪高过一浪，声震棚瓦，

激奋人心。郭忠汉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目瞪口呆，他故作镇静，假惺惺地说：“各位不要急，有事好商量，请你们派几个代表来谈好不好？”欧阳强知道他要玩什么花招，冷冷一笑答道：“我们没代表。工友们生活无着才找你们的！年关已到，不补发‘花红’，不增加工资，我们无法过年！”话音一落，大家随着高喊：“我们没代表，有话就在这儿说！”在工人们的强大压力下，郭忠汉答应向路局上报工人们的要求，但要求工人一边工作一边等结果。欧阳强和工人们同仇敌忾，一致决定“不给‘花红’，不补工资，一列火车头也别想开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南北呼应，立即使北宁线全线陷入瘫痪。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又一次来到沟帮子。这个清癯严肃的工人运动领袖紧紧握着欧阳强的手说：“你这个广东老哥干得不错嘛！一定要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既不能暴露党组织，又要把斗争坚持到底！”

有了党的支持，欧阳强信心百倍，他带领工人们一直将斗争坚持到2月份，终于迫使北宁路当局作出让步，同意补发所欠“花红”，每月每名工人加发8天工资，每户发一只火炉，并按月供应生活用煤。斗争胜利了，欢欣鼓舞的工友们第一次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欧阳强不失时机，扩大工作。团支部，工人夜校，互济会相继建立，沟帮子，成为千里北宁线上工人运动一个最活跃的亮点。

第一滴血的闪光

理想是生命之光。当一个人一旦树立起远大理想，他便把

个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使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便具有了虔诚的献身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他便淡化了个人的荣辱得失甚至鲜血生命，而肩负起这理想赋予他的全部命运和责任。我们所熟悉的牛虻、郭文、保尔·柯察金都是这样的人物，而欧阳强，这个对革命理想饱含献身热情的青年革命家，他的坎坷、磨难、遭际，何尝比他们少呢？

他在辽宁九年间，夙夜辛苦，风尘仆仆，足迹遍布锦州、大虎山、彰武等地，并在营口也建立了铁路党支部，和熊殿瑞、邓福林等一起在营口站段开展工人工作。在熊殿瑞那个单身汉居住的被称为“一溜穷”的破平房里，他们日夜忙碌，废寝忘食，时常屋中扯起的一条条细绳上，在昏黄灯光里挂着一页页湿纸，那是中共满洲省委用药水写来的密信，必须用水浸湿后晾干，方可阅读。

地下工作危险四伏，但幼稚和盲动却常常导致冒险主义。1930年下半年，由于李立三“左”倾路线影响，东北很多党组织到处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当着警察面散发传单，甚至号召工人武装暴动，使党和群众遭受很多无谓的损失。头脑冷静，经验丰富的欧阳强深知，在东北，反动统治严密，革命力量不足，必须以经济斗争为主，着重于提高工人觉悟，唤醒民众反抗意识，谋之久远，待以契机。但欧阳强的求实作风却遭到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肆意打击，给他强加了“右倾”罪名，上报中共满洲省委，要求开除欧阳强党籍，虽然省委认为欧阳强对党忠诚，工作出色，但还是给了他留党察看的处分。一个革命党人，来自组织和战友的误会和伤害往往比来自敌人的迫害刑杀更令人痛楚。欧阳强心灵受到了严重创伤，但他不动摇，

不灰颓，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着，他相信时间能证明一切。果然不久，立三路线得到了纠正。而在这期间，满洲各级党组织都损失较大，惟欧阳强领导的沟帮子、营口、大虎山损失较小。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1931年2月8日，在省委会议上，当大会作出撤销他的党纪处分的决定，并选举他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时，欧阳强热泪盈眶。他知道：只要党是以真理为生命的，就会永远和她的优秀儿女在一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武装占领沈阳，同年10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辽西，战车隆隆直逼大虎山，日寇飞机更是把锦州城炸得狼烟四起。耳闻关东军疯狂施虐，眼见逃难人群满路遍野，欧阳强和工人们义愤填膺。为了阻止西进日军和其军车，欧阳强带领部分工人去炸毁大虎山东站两边的铁路桥。那个晚上风疾星稀，当欧阳强和工友们埋好炸药，即将引爆时，心头像压着沉甸甸一块铁。这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铁路桥，这是印满他们足迹和汗水的铁轨，这更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家园，每一颗道钉、每一粒石子都那样熟悉而亲切，现在，在最后的轻轻抚摸之后，他们不得不亲手炸毁它们啦！国土破碎，人将何为？一阵巨大酸楚涌上大家心头，欧阳强沉默良久，下达了引爆的命令……

敌军逼近，北宁路所有铁路员工陆续撤回关内。欧阳强夜以继日，紧急组织工人们撤离。在撤到第二批时，为保证撤退列车开行，欧阳强冒着生命危险，去魏家沟修理被日军炸坏的水泵。抢修中，敌机呼啸而至，向泵站进行疯狂扫射。一粒机枪子弹击中欧阳强胳膊，他把殷红的鲜血，印在了他战斗了九年，深深为之眷恋的这片黑土地上。